

西南联大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声名显赫,老师的功绩毋庸置疑。阅读该校学生的回忆文章,有几点值得咀嚼。

一是崇尚自由。汪曾祺文笔幽默,他描绘的老师形象生动有趣。例如,“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——听说是雷海宗先生,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,已经背得很熟,上课前无需准备;下课了,讲到哪里算哪里,他自己也不记得。每回上课,都要先问学生:‘我上次讲到哪里了?’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”;再如,“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‘西洋通史’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,皮先生阅后,批了两行字:‘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,科学价值全无。’似乎这样也可以了。总而言之,中文系的学生更可以随便,中文系体现的‘北大’精神更为充分”。

二是有自己的东西。赵俪生的《篱檐堂自述》提到,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文学史名家,温文尔雅,深通人情世故,人望很高,但他讲课的内容,是工作量很轻的题目,“而且讲不出东西来”。赵

俪生说,那时,“我们同学私下里常常评头论足,说‘讲出东西来’和‘讲不出东西来’,是老师中间的一条分水岭”。在他眼里,真正能讲出东西的是闻一多,闻先生也搞考据,搞训

境界

钟祥财

诂,但其高明之处,是在沉潜之余,还有见解,有议论,这对学生的启发很大。三是有安全感。何炳棣在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中说,他1943年秋参考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,1944年春夏中榜。出国之前,钱端升找他谈了一次话,大意如下:你们这一辈学问基础在国内就已打得比我们(在国内时)结实,而且你们出国的时候就比我了。总而总之,中文系的学生更可以随便,中文系体现的‘北大’精神更为充分”。

二是有自己的东西。赵俪生的《篱檐堂自述》提到,当年西南联大有一位文学史名家,温文尔雅,深通人情世故,人望很高,但他讲课的内容,是工作量很轻的题目,“而且讲不出东西来”。赵

敬的前辈学者,不但对后辈黽勉有加,而且敢于承认自己一辈早期学习的不够成熟,而且坦诚宽厚地预测后辈必有青出于蓝者。事后我越回味钱先生的话,越感到他治学为人之可敬:因为只有真正具有安全感的人才敢于讲出自己之不足,才有胸襟容纳、欣赏成就业已或行将超过自己的人。”

这三个特点互相关联。自由是学术创新的前提,独立探索方能收获自己的东西,安全感来自于辛勤耕耘,并使发现和培育未来的超越者成为可能。达到这种境界的老师,现在不多了。

慰病 (周梁芳)

外婆膝下共童年,今日闻君病榻眠。望汝平心莫烦躁,学仙养性达怡然。古稀已过少疑事,耄耋将临多悟禅。常伴棹溪识深浅,吾兄尽享寿尧天。

赠言 (陈剑虹)

洗尽尘埃向佛堂,孤云冷月路茫茫。聚时曾饮千杯酒,

的自然界的“交响乐”!

大箕山的西南边有一个半岛。它是伸向太湖的一个山岬。因为它形同非洲的好望角,故而人们借用此名,称它为“好望角”。一天,我到半岛游览,沿着一条用方砖和卵石砌成的小路穿岛而行,岛上顶峰有一小红亭。在小红亭中歇脚,向四周观望,但见岛上遍布古树青藤,一丛丛山茶花怒放。在这里,我听到了喜鹊、鸚鵡、黄莺、山雀等鸟儿动听的鸣叫声,太湖湖水汨汨的流动声,以及风吹树叶的沙沙声,还有远处游艇马达发出的轻微的哒哒声……这些声音组成一曲美妙的乐曲,真是七弦八簫也奏不出如此奇妙动听的声响,九腔十调也唱不出如此和谐甜美的歌曲!我走到山岬的尽头,站在木栏围成的观景台上,举目远望,只见太湖波光粼粼,碧水茫茫,滩头礁石间时有小鸟跳跃觅食,追逐嬉戏。远处渔船和游艇缓缓行驶,著名的“太湖三岛”,好似在水中漂动,一幅蓬莱仙岛的模样,真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!

疗养院东南端有一汪十多公顷的湖泊,实际上是太湖的一角,因被一条长堤隔开,而成为“湖边之湖”。湖中有三座小岛屿,长满芦荟和林木,各种水鸟栖息其间。疗养院在湖边建有一榭,有三曲棧桥连接水榭,故名三曲亭。我曾到亭中眺望,常见黑色水鸟在湖中游弋捕食,还有鸬鹚、白鹭、蓝鸟等。它们常常发出欢快的鸣叫声!水中鱼儿有时跳出水面,又钻入水中,发出扑通一声响,好似交响乐中大鼗敲击锣鼓。又是一曲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乐章,令人陶醉!



远处渔船和游艇缓缓行驶,著名的“太湖三岛”,好似在水中漂动,一幅蓬莱仙岛的模样,真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!

疗养院东南端有一汪十多公顷的湖泊,实际上是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关于内心的安静

其实用不着说怎样的乐曲,或者怎样的书籍有让你内心安静下来的魔力这样的话。一个人是否能够安静,原是自己的事。我看到过有人在一间房间里弹古老的《卡农》。有人坐在边上听。安静的音乐出自一个安静的心,所以什么都是正好。弹吉他的手敞开领子的,有着皱褶的柔软衬衣,北欧室内昏黄的冬日光线。听音乐的人微微倾斜着皱纹深浅错落的脸,随意向后掠去的头发是灰色的,好像一棵浸润在《卡农》水流中的植物。彼此的安静在音乐声中流动,这样不用在乎别人,照顾别人的感受,只是自得其乐,大概才是安静吧。安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状态,大概并不能靠别人帮助获得。

静安诗草

别后更牵三寸肠。经颂篇篇归梵境,乡思缕缕伴斜阳。庭前又见寒梅笑,聊赠一枝诗几行。

思乡 (房焕新)

春思不断若连环,岁月留痕白发斑。楚镇失归三下泪,盐都胜隔万重山。功绩从来化纸钱,一声声绝耳聒后,

乡见乡逢云梦间。自古孤鸿多信使,北飞南返亦开颜。

别情 (郭幽雯)

暮色迷蒙柳似烟,友人辞别浦江边。千言欲说无从起,只问归期是几年?

读史 (陈苗)

卫青麾下多强将,百战黄沙对敌酋。功绩从来化纸钱,一腔热血逐波流。



高架绿茵

(摄影)

张希依

“是故明君制民之产,必使仰足以事父母,俯足以畜妻子,乐岁终身饱,凶年免于死亡;然后驱而之善,故民之从之也轻。”

——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本文紧接前文。齐宣王请孟子辅佐,教导自己,孟子首先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:民众没有“恒产”——固定的产业,因而没有“恒心”——坚定的心志。心志,指内在的道德追求,以及对人生的正确规划。孟子对滕文公表述得更直白:“有恒产者有恒心,无恒产者无恒心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如果没有坚定的心志,就会违法乱纪,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等到他们犯了罪,再加以处罚,这等于是在陷害民众。哪有仁德之君在位,却做出陷害民众的事呢?所以,要“制民之产”,规定、配给民众产业,一定要使他们对上足够赡养父母,对下足够养活妻小,好年成丰衣足食,坏年成不致饿死;然后督促他们走上向善之道,那么民众服从统一的领导就简单、容易了。

民众要占有、掌控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固定产业,并且形成制度,这是孟子“保民”政治思想的根本之处。同时,亦可透露孟子的经济思想。只有确立了“保民而王”的路线和政策之后,才会有“制民之产”的方针和制度。反过来说,只有落实了“制民之产”,“保民而王”才不会是空头支票。“仁政必自经界始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实行仁政一定要从划分、整理田界开始。

战国时代的经济基础是农业,民众主体是农民,故“制民之产”的根本就是给农民以土地。“王欲行之,则盍反其本矣。”孟子给齐宣王描述了一幅其乐融融的小康画面:给每家五亩(约合今之一亩半)宅园,种桑养蚕,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上丝质衣服;鸡、狗、猪这些家畜,适时饲养和繁殖,七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肉吃;百亩(约合今之三十多亩)耕地,耕作时间不被耽误,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。办好各级学校,反复开导大家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的道理,那么须发花白的人就不会背着、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。这幅图景,早已定格于孟子心中,他对梁惠王、滕文公也作了内容类似的宣扬。

从孟子谈话中,人们可以了解他的一个重要观点,“恒心”是建立在“恒产”基础上的。民众有了生产和生活资料,生命和生存得到保障,然后才会接受教育,提高道德,讲究礼仪,坚定心志。这与孔子“富之”而后“教之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的主张一脉相承。相关意思在《管子·牧民》中亦有阐述:“仓廩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。”先贤们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,至今仍是如此。

最后应评点一下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,惟士为能”。士人读书明理,对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天下均有超越常人的认识,一生追求修齐治平。用孔子的话说,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……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“士而怀居,不足以士矣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士人不考虑置办产业,不担心物质贫困,而以自己的知识、才能和智慧在“上层建筑”领域立足,取得生活保障,同时服务、改造社会的志向不移。这里,孟子强调了“士”高于“民”的特殊性,亦可认为是孟子对“士”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和要求。然而,较起真儿来,不得不认为孟子说得有些绝对。拙文将在以后有所论及,此不赘。

总是很期待果子、摘果子的季节。在小时候的我眼里,进门的天井好大,要走半天才能过去,下雨天长出湿湿滑滑的青苔容易滑倒,要大人抱着或者沿着门廊绕一圈。坐在敞开的厅堂里看屋檐滴雨,湿哒哒的江南天气,木头的房子,雕着各色花纹的木窗,二楼一圈木栏杆都做成螺旋的形状。燕子会飞到厅堂天花板筑巢,进进出出的很是繁忙。如果正好有人上二楼拿东西,就听见楼板被踩得咚咚咚的声音。有时候没人在楼上,楼板也会响,妈妈就说:“是老鼠在开运动会呢。”

时间都好像停止在这里。太太太婆过世后,宅子就没人住了,雕花木窗、长条木凳,能拆的、能搬的都被偷了个空。天井长了草,屋顶漏了风。我爸妈开始发愁,房子年久失修,也没人管,只怕再这么下去要倒塌。以旧修旧对技术要求很高,我爸是个入世的老文艺,就决定留一半,把另一半拆掉翻新了。房子落成后,我们一开始并不捧场。但有了女儿,听说村里有一股神奇的“地气”,夏天特别凉爽,为了孩子的美好夏日,我扭扭捏捏来到这里。

讲真,村里的夏天真没特别热过。早春傍晚可能是农村最美的时候,除了暮霭,还有中国画般的人间烟火。

十日谈

乡野之歌

大箕山的天籁

闵孝思

无锡南郊,太湖岸边的大箕山,是华东疗养院的所在地。前一时,我到这所疗养院作为期三月的疗养,深感这里真是一个怡神养气、静心修身的好地方。

疗养院有一些漂亮的房舍建在山顶上。附近有一片林区。林区中参天大树拔地而起,枝叶繁茂,浓荫密布。房舍附近还有一片竹林和梅林,是小鸟栖憩的场所。

在疗养期间,我常在山间水边漫步,感到山水之间虽然十分平静,但似乎还有一些微妙的躁动。

每天早晨,当东方山坳中露出微微曙光,便有几只山雀在竹林里轻轻呼叫,唧唧,唧唧,好似人间军队吹响了起身号。突然,哗啦啦一声响,数百只山雀欢叫起飞,冲向蓝天,然后成群绕山飞翔。一会儿,它们回落到竹林里,跳跃欢叫,叽叽喳喳,招呼同

伴,招呼亲友……在欢聚中,尽享家庭的乐趣,体会家族的亲情。一会儿,又有几只似乎是领头的鸟儿高声呼叫,又是哗啦啦一声响,它们又集体欢叫起飞,冲向蓝天,又是成群绕山飞翔,一会儿,它们又回落到竹林里,跳跃欢叫……

夕阳西下,它们又聚集在一起绕山飞翔,边飞边鸣,叽叽喳喳,音调高亢,悦耳动听。

这样的场景,还在另一片较小的竹林里演绎。小竹林地处南边湖岸和一块绿地之间,也有两三百只小鸟在这里生活聚集。每天清晨,它们也和东边竹林里的山雀一样,由带头的山雀唤叫,然后哗啦啦一声响成群起飞,绕着湖岸和绿地飞翔,而且,也是一而再,再而三地成群环绕飞翔,后来也分散活动。到了傍晚,它们也和东边竹林里的山雀一样,又聚集起来环绕飞行三遍,然后飞到小竹林里落脚休息。

这种情景,是大箕山的一大奇观,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观赏到的一种奇妙



老一辈人总是操心为给后代留点什么。留套房子,留些存款,留点古玩,留批书籍,各有盘算。宋代有个叫侯文彩的,脑子里所想的,只是留给后代一个字——廉。他在《示子》诗里写道:“老去官仍旧,贫来口亦添。举杯瓶易罄,下箸味难兼。吾祖从来俭,痴儿莫漫嫌。万钱终有命,遗汝不如廉。”

我们现在了解的古人,大都在史册上留有记载,应该不是芸芸的草莽百姓。民间或许因无丰厚的家资留予后代,所以常把清贫、廉洁等好的品德、习性作为家风传给后代,这比较常见。而那些显赫人家,既有财富,又看重品德,他们对钱财与品德进行了比照,决定了取舍,仍将优

秀的品德、廉洁的习性,选择最有价值的东西留给后代,就显得不太容易,也见出其中境界的高低来。“万钱终有命,遗汝不如廉”,说得多好!

选中一个“廉”字传予后代,既

给后代留什么

顾云卿

证明了他们对俭朴、清白品行的推崇,也显示他们划清并准确选择了“万钱”与“廉正”两者的实质价值。胡铨《家训》言:“吾侄等公相,吾年将期颐。立身孝忠门,传家清白规。”还有诗云:“莫与他人争富贵,从来俭素足辉光”(史造);“吾家道学天

生种,端有斯文示子孙”(李石),说的都是将“廉”字留着给子孙。

中国历史上有多个“濯缨亭”。所谓“濯缨”,即用清水将官帽洗得干净,此说源自屈原之歌咏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”,寓意追求超脱尘世、培养清廉境界。赵抃在《题濯缨亭》诗中说:“濯缨岂独酬吾志,清有沧浪示子孙”,赵抃号称“铁面御史”,以奉俭闻,他也是主张将“廉洁之清”留给子孙后代的。再后来的赵处淡在重访濯缨亭时,表示要继承先贤的遗风,将廉洁进行到底。明朝将领邓子龙给“濯缨亭”题写的对联:“百战归来,赢得鬓边白发;三军散去,剩余湖畔青山”,既是怀古,也是自况,从此成为佳话。